

解密：圆明园是一把火烧毁的吗

核心提示

“两个强盗”：
“一个抢劫，一个放火”

国人之中，很少有人不知道“火烧圆明园”的，不过究竟是谁放火烧园，却常被搞错。我们不时听到有人说起“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”，其中甚至不乏一些知名学者和媒体。八国联军虽然罪行累累，但1860年烧园子这事算是“躺枪”，因为他们的侵略发生在40年后的1900年。1860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，侵华的是英法两国联军。

1860年9月下旬，清军主力在八里桥战役惨败，咸丰皇帝携亲近左右逃离圆明园，奔赴承德避暑山庄。10月6日，英法联军向圆明园开拔。法军先行，在贤良门（二宫门）击溃几十名技勇太监的最后抵抗，当天占领了圆明园。随后，如我们所知的，联军在园中展开了大肆的抢劫。

为了使自己的暴行“名正言顺”，英军将此前的一事件作为毁园的借口。9月，清朝与联军边交边谈，联军方面派出英国人巴夏礼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一行数十人。清廷错误地认为巴夏礼为侵略战争主谋，进而羁押了使团，其中不少人就在狱中死去。虽然据现在的研究，这批俘虏并非关押在圆明园，但额尔金刻意曲解事实，塑造了“使团成员在圆明园关押受虐致死”的说法，从而将报复目标直指圆明园。法军方面的表现则相对克制，法方代表葛罗斥责额尔金的计划“如同哥特人的野蛮行为”，法军司令蒙托邦也称此举“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”，反对火烧圆明园。

最终，10月18日和19日，英军执行额尔金的命令，在圆明园搭柴放火。由于纵火工作是分头进行的，因此圆明、长春、绮春三园内各处同时起火，整个宫苑变成一片巨大的火海。大宫门外的六部朝房、宝仪卫值房、内务府值房、澄怀园（翰林花园）、上駉院、武备院、畅春园恩慕寺、恩佑寺，以及西苑阅武楼、清溪书屋等建筑全被烧毁。只有处在偏僻角落、湖池之中的部分建筑，幸免于难；而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景区，由于基础材料为砖石，受损相对较轻。据当事英军的记述，焚烧后圆明园只“留下一片空旷荒凉的土地，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”，大火使英军营地和圆明园接下来的数日“白天都因为浓烟满天而变得黯然”。

所以，1860年烧毁圆明园的犯人，笼统来说是英法联军；而深究起来，正如雨果那封著名的《给巴特勒上尉的回信》中，提到英法“两个强盗”，“一个抢劫，一个放火”，实际上确实是有所偏指的，“放火的强盗”主要是说额尔金为代表的英军。



圆明园自侵略者焚烧以来，百余年先后历经“四劫”，这才变成如今我们所见的样子

从“烧”到“毁”：圆明园“四劫”

圆明园虽遭焚毁，但仍属禁苑，并没有守园门监，并未废弃。英军本想将圆明园全部夷平，但由于三园太过广阔，终未被全毁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有重修圆明园之议，清内务府曾经派员查勘遗址，当时尚有廓然大公（双鹤斋）、紫碧山房、鱼跃鸢飞、耕云堂、慎思思、思过堂、课农轩、顺木天、庄严法界、春雨轩、杏花村、文昌阁、魁星楼等13处景区未被毁，此外还尚残留有圆明园大北门、藻园门、福缘门、丽春门、蓬岛瑶台、林渊锦镜（藻园）、藏舟坞、长春园宫门、海岳开襟、法慧寺琉璃塔、绮春园新宫门、正觉寺、运料门等建筑。此时的圆明园除幸存建筑外，仍保留有大量的名贵花木、山水叠石和建筑基址，桥梁、道路、园墙和园门大多完好。

那么，英军放火烧园后，在圆明园身上又发生了什么，使它进一步衰败下去，直至今天的惨淡景象呢？

大致说来，圆明园在近代以来先后遭遇“四劫”，1860年的“火劫”只是第一劫。之前说八国联军烧园是“躺枪”，但他们跟

圆明园的破坏并非全无关系。目前尚无切实证据表明八国联军直接对圆明园进行了劫掠和破坏，但其侵略，造成了帝后西逃，京城中空，处在失控的境地之中。西郊的散兵游勇和土匪流氓，从容进入圆明园，继续洗劫残存的建筑和陈设，大量砍伐古树，甚至烧炭出卖，附近的清河镇，当时成为了木材集市，圆明园的木料在此堆积成山。是所谓“木劫”。“火劫”后幸存的建筑及部分复建的成果，几乎毁于一旦。

随着清王朝的覆灭，圆明园失去了皇家御园这一“护身符”。民国时期，在清皇室的“优待条件”中有“保护皇室原有私产”一项，但皇帝对圆明园已经基本没有了控制。军阀、官僚趁机开始对园中残存石料巧取豪夺：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派人拆毁圆明园内外围墙，用其石材修建自己的达园；远在东北的张作霖，也从圆明园拉走石料修筑个人陵墓；1925年，燕京大学翟牧师更以“保护文物”为名，拆卸安佑宫殿前华表至校区，至今这对华表依然矗立在北大西门内教

学楼前。是所谓“石劫”。这对当时保存尚好的园内石质建筑来说可谓毁灭性破坏。

进入20世纪以来，圆明园几乎陷入无管理的地步，农户开始进入园区，平山填湖、辟田种稻、随意拉土拉砖作为建筑和生产材料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六七十年代“文革”时期。据1967年的统计显示，圆明园原有土山，40%被挖平；原2000余亩的水面，约100亩遭填占。是所谓“土劫”。至此，圆明园山形水系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。

圆明园失去昔日皇家禁地的周密保护后，又未能及时转入文物保护的体系，长期以来的处境有如孤魂野鬼，百余年中遭到反复破坏，终于沦为我们如今所见的模样。

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国家将圆明园遗址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决定建立遗址公园，圆明园这才结束了100余年飘零的苦难史，受到文保制度的庇护。试想如果圆明园能更早作为“文化遗产”得到保护，我们今天本应看到一个光景大不相同的圆明园。 据搜狐历史



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为英国全权专使的额尔金，不顾道义上的压力和盟友法军的反对，执意火烧圆明园，无疑是“万国之国”毁灭的罪魁祸首

30 解放(22)

陆传典又说：“爹呀！你老人家知道，我在家时非常敬重你老人家，你说上东，儿子从来不西。可自从到了解放军里，首长教我们识字，不断给我们讲各种知识，讲革命道理，很多事情我就慢慢省悟了过来，觉得解放军不但是好军队，还是一所大学。我觉得我们首长讲的道理的确是好，总想把它说给你老人家，说给咱全家人、全村人。去年前我探亲时，就想实现这一愿望，可是时间太短。今天儿子终于说出来了！爹，儿子要是说的不对，你老人家该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。”

陆忠义终于明白了过来，一拍大腿，抬起头说：“典儿，别说了。区里的白主任在群众会上讲这些道理时，我还没有想通。今儿听了你的话，我想通了。你这一席话，胜我读几年书！有道是‘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超旧人’，我服了！”

陆传典称赞说：“到底是爹有学问！”陆忠义又由衷地说：“咱是军属，在全村的群众大会上，区长老魏和白主任亲手给我戴了大红花，又亲手给咱家挂了‘军属光荣’的牌子，又让你兄弟当了副村长。共产党的话听不听，全村都看着咱呢。爹听你的！回去，我就让你兄弟把你妹妹接回来，照你说的办。”

陆传典高兴得嘿嘿地笑了：“这样就对了！”又问：“喜凤找到没有？”

长篇连载

商丘风情

刘秀森



“没有。”陆忠义沮丧地说。

“有消息没有？”

陆忠义摇了摇头：“信儿他两口子跟家里的人都挂念死了！听说，信儿他媳妇还对信儿埋怨我。”

“看！要是以前不死守旧观念，及时把喜凤接回来，哪会有这事儿呀？”陆传典说。

陆传经向陆传典说：“我和咱爹跟跟叔都推测，喜凤去找那个女工作人员的面儿大。”

陆传典想了想，说：“找到更好。找不到，我想也不要紧。她恁大的人了，总能找到活路。不像咱妹妹，死守，死守！要是不解放，她就得一辈子受死在人家家里。叫人怎能不担心她啊！”

陆忠义觉得自己以前实在不该那样死守旧礼教，让女儿和喜凤受那么大的屈。他丧气地唉了一声，说：“典儿，我老了，以后，咱家族的事，你跟你兄弟要多问些儿。”

陆传典鼓励他说：“爹不老！爹能接受

新思想、新道理，就是不老。谁都不是生来就什么道理都全明白的。就拿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来说，开始时有多少人反对呀！后来人们就慢慢明白了过来，认为共产党做得对，旧社会应该推翻，而且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和拥护共产党吗？连国民党的不少官员、大将，不是也转而拥护共产党、投诚解放军吗？爹能很快转变，说明精神不老！爹说咱是军属，应该给全村人做出榜样，说明爹有雄心壮志，能在村里树一面新旗帜！”

陆忠义又昂起头来，满有信心地说：“这一点，爹还是明白的。典儿，放心吧。你在部队立功，是咱全家、全族、全村的荣耀。今后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做啥，咱家一定带头，不能白让全村人看重！”

“啊！儿子从小就当爹成做人的榜样，如今，爹果然还是儿子的榜样！”陆传典感动之下又说，“爹，这样换来的名声，才是真正的好名声呢！”

父子三人正说着心里话，小王走了进来，“叭”地向陆传典敬了个礼：“报告副连长，炊事班长让我来问一下：家里来的亲人爱吃什么？”

陆传典知道父亲爱吃糖醋鱼，掏出钱来递给小王说：“来一条糖醋鱼，要大的！你把钱交给司务长。”

小王不接：“司务长说了，老爷子来了，吃什么都不让陆副连长掏钱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陆传典说，“平常招待家属的饭菜不用付钱。糖醋鱼是特殊菜，应该付钱的。听我的。”

小王接过钱，敬了个礼，转身走了。

陆传典向父亲和弟弟解释说：“特殊菜付钱是规定。咱不能搞特殊。我有津贴。”陆忠义称赞儿子：“你做对。无论啥时候，咱走过去，都不能让人家揭脊梁骨！”

一会儿，司务长和小王一起把饭菜端来了。特殊菜除了一条很大的糖醋鱼，还多了一样四喜丸子。不等陆传典说话，司务长便解释说：“陆副连长，不要误会，四喜丸子不是咱占公家的便宜。这是炊事班长最拿手的菜，是我要孝敬老爷子，掏钱专门请他给老爷子做的。”又转脸欢喜地向陆忠义和陆传经说：“欢迎老爷子和这位大哥！老爷子别见怪，没好东西孝敬您老人家。”接着把饭菜放下，热情地抓住陆忠义和陆传经的手，“家里人都好吧？” (238)